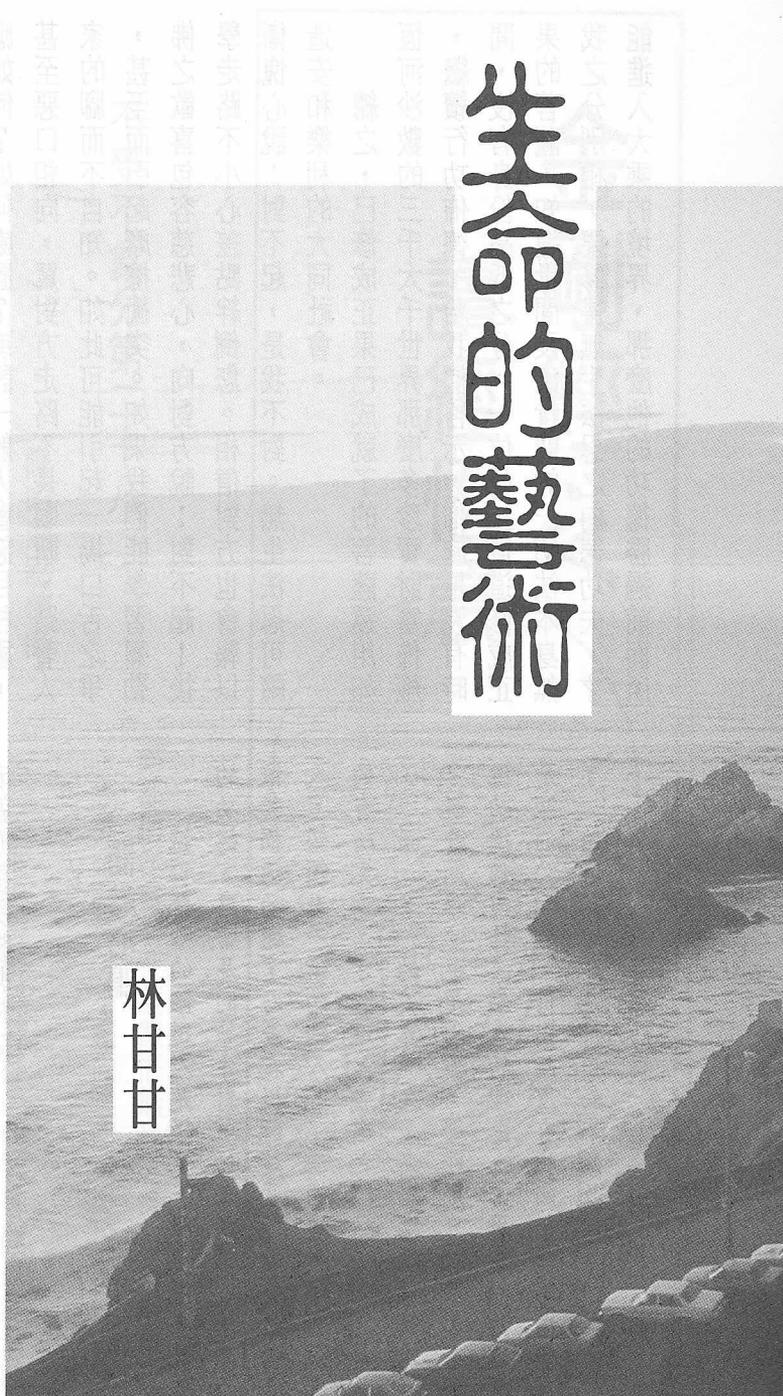


生命的藝術



林甘甘

詩人說：生命是一首寫不完的诗篇。

科學家說：生命是一個猜不透的謎。

文學家說：生命是一場幻夢。

哲學家說：生命是一個鐘擺，不停地在追尋與幻滅中徘徊。

又有人說：人生難得，必須把握有限的今生。

☆ ☆ ☆
(故事一)

有位張學長，每次見到她時，總是一臉的素淨，笑盈盈地迎向任何人，或是噓寒，或是問暖，讓人感覺她的生活一

定是既幸福又快樂。真的，跟她同班了五、六年，後學一直這麼認為。在一次的心路歷程報告中，後學才真正看到了那隱藏在背後，埋藏在她生活中的苦楚；台上的她落淚，台下的我們跟著熱淚盈眶……她忍受婆婆一次又一次的誤解、她先生一再地責打、那種醉酒後



胡亂打人、罵人，神智不清時的粗暴行爲，多令人驚心動魄。她跪在床上只有祈求。上天老中趕快救救她，榔頭敲在她的頭上，鮮血流了下來，才停止了被打罵；隔天一早，她按著頭傷，爲小孩準備好飯盒，獨自搭著公車就醫，平靜地結束一場噩夢。……眼淚再也不聽使喚地掉了下來，聽了張學長的心路歷程，感覺到自己之渺小，生活中一切的磨練，比起張學長已不算什麼了。究竟怎樣的力量，能夠使張學長忍著身心所受到的傷痛，依然能若無其事地、那樣親切地、笑容滿面地去待人處世呢？後學想，就是「道」吧！化解了一切的好與不好，使生命昇華，真正活出了生命的藝術。

☆ ☆ ☆
(故事二)

農家出身的吳學長夫婦，淳樸和善，每逢禮拜天道院開班，他們夫婦倆總是一大早就到道院去幫忙廚房的一些雜事；遇到有家庭申堂辦道時，吳夫人總在家裡準備很多道美味可口的素菜，端到申堂來，等一辦完道，馬上讓新求道的道親以及服務學長們享用豐盛的午餐，她的臉上總洋溢著令人

愉悅的笑容，那般謙虛、那般親和；每次開班、開會，吳學長都準時開著車子到點傳師家接送，家裡有任何農作物收成，都大包小包地送給點傳師及道親們，尤其是他那誠懇、摯熱的心最叫人感動。小孩都長大了，而今個個是道場上青年班的翹楚。真正讓人感受到「道」是這麼地寶貴、這麼地殊勝與實在！平常，我們會在路上看到有些所謂的「田僑仔」，因原先的農地變成建地，一

夜之間土地價值陡增，突然成了暴發戶，所以，每天開著賓士或BMW等車，穿著木屐、嚼著檳榔，顯示他們自傲的身分地位，一付不可一世的樣子，與吳學長夫婦比起來，可真是天壤之別。而有意義、有價值的生命，是要在日用尋常之間——不斷地付出、奉獻，不求回報的。

☆ ☆ ☆
(故事三)

天定堂眾所皆知的阿桑，銀白的頭髮，滿佈的皺紋，歲月在她的臉上刻下了痕跡，七十多歲了，身體雖不挺硬朗，但敏捷的動作、足夠的肺活量，讓到這兒來的道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每天清晨五點多即起床，開始一天忙碌的生活：到廚房準備早點及中午小朋友們的飯盒，隨即到頂樓整理中

堂燒香，然後到院子去澆她所珍愛的花木，偶或，採摘幾朵盛開的花朵，擺在佛桌，獻給菩薩馨香，那是一種內心無比的法喜。星期天遇到有開班時，她一定放棄她的假期，張羅著一百多位學員的午餐（含青年班、國中班、兒童班）；而且，到過天定堂開班或開會的道親，一定能享用到那一壺熱呼呼的香茗，只要告知阿桑開會時間。責任感加上對仙佛的那份虔誠，在阿桑身上展露無

遺。她從六十歲求道開始，幾乎將所有生命、所有時間獻給了道場，對道有著一股說不上來的虔誠，尊重道、尊重前人、尊重點傳師以及敬愛道親，這何嘗不是一種有崇高意義的生活選擇呢？認定它，然後無怨無悔的堅持到永遠。

☆ ☆ ☆

後學不懂得藝術，卻很喜歡藝術。到國家劇院欣賞芭蕾舞劇、到故宮博物院欣賞羅浮宮畫展、到中正紀念堂看展覽

……等，但是真正的藝術，應回歸於生命才是恆久的。生命，是一首美麗的詩篇，有悲歡離合，有陰晴圓缺，有起點，亦有終點；可以喜，可以憂，看我們的內心世界如何去應對它。生命的藝術，或許就是找到生活的定點，知道感恩，知道惜福，如禪宗所說，能夠好好地吃、安心地睡、心安理得地過日子，真正活出生命的藝術！